國民日報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六八八九號
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創刊
湖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八四六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第六六號）
發行人 任良丘
今日一大張零售國幣一百元
社址：長沙小吳門外正街五號
營業處：又一村口
電報掛號：一〇三二
電話：省政府總機轉

中國農民銀行長沙分行公告

本行所轄益陽分理處定於十月一日在益陽二堡先營存匯擇期正式開業又株州分理處定於十月三日在株州中正西街正式開業特此公告

交通部公路總局直轄第二運輸處加開長沙至南昌客班公告

運營字0320號
卅五年九月廿六日發

查本處爲應復員需要起見特自九月二十五日起每逢單日加開長沙至南昌直達班車特此公告

附列班期行程於后

班別	起點	終點	班期	公里	票價	備註
長南班	長沙	南昌	逢單日開	三七六	二〇·七〇〇·〇〇元	免費行李十五公斤；逢三十一日停開

售票地點：本市小吳門外東站路落星里一號本處長沙總站

交通部公路總局直轄第二運輸處啓

湖南私立建國中學校友會啓事

本會爲聯絡感情加强組織起見凡屬本校校友希於見報後照填左表郵寄橋頭河本校或長沙國民日報彭靖同學處登記以便定期召開校友大會爲荷此啓

湖南私立建國中學校友會調查登記表 三十五年 月 日填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現任職務或肄業學校	曾在本校某級肄業或畢業或任何職員	通訊處

杭州 湘浙綵綢公司 長沙分公司

本公司專營批發綢緞綾羅綿紡備貨充足定價低廉本服務之精神應社會之需求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杭州總公司：中正街二三四號 電報：三三九九 電話：二六三〇
長沙分公司：魚塘街照廟廳一號 電報：八四四五

承租湖南省會警察局警產保管委員會所管原一分局舊址地基商民代表楊鴻盛等聯合緊要啓事

查商民楊鴻盛等由介紹人承租湖南省會警察局警產保管委員會所管柏林路原一分局舊址地基一百餘方丈由楊鴻盛等立約承租（甲方）通知租金均分等商向市政府登記領有許可證自建房屋十五棟……

[illegible]

……同時減繼續承租……內方得……

長沙市政府長沙市稅捐徵收處催收房捐公告

葦財字第538號

查本市本年夏季房捐開征已久踴躍繳納者固多而心存觀望藉詞拖延不繳者亦復不少似此玩忽實屬不合茲限城東城南城西城北四區業戶於九月底以前一律繳清逾限即照章加罰必要時予以押繳以懲疲頑除呈報并分別函令外合行公告仰各業戶一體遵照於限期內前來營盤街本處繳納勿再玩延干咎此告

市長 汪浩
處長 鍾振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八日

湖南省會軍憲警聯合督察處廣告

查本處所發九月份汽車入市臨時通行証規定月底作廢從十月份起另換式樣如須續領者仍照原辦手續前來天心路居士林本處領取爲荷

兼處長 蔣伏生
副處長 陳親民 陳申傳 曾佑民

湖南長沙地方法院公示送達

[illegible]

律師姚垓受任徽州六邑會館（即新安同鄉會）私立新安小學校校董會常年法律顧問通告

嗣後如有侵害上開公法團名譽信用及財產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盡保障之責此佈

律師事務所設稻谷倉壹號

安化梁世柏公學產經理委員會啓事

[illegible]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第十供應分站標賣大批廢品被服啓事

[illegible]

長沙市徽州六邑會館啓事

本會自二十六年奉令讓街建築經費缺乏負債甚鉅文夕大火所有房屋悉被焚毁所辦新安小學校雖在抗戰之時校務迄未中輟以致公款虧累更深茲爲整理會產起見凡屬債權人務希攜齊証件赴顧問律師處登記以便統籌濟償自登報日起一星期爲登記期間逾期恕不補登幸勿遲延自誤是爲至盼此啓

純德女校通告

本校定於十月一日開學取錄新生限九月三十日以前來校註册又會計統級班均有缺額可補新生報名隨到隨試特此通告

代校長 王健 啓

陳義昌 謝美貞 訂婚啓事

我倆承唐道雲、王漢濤、何光天、劉鈞梅諸先生之介紹謹詹於國曆九月二十八日在長沙舉行訂婚典禮特此敬告諸親友

狄毅人爲小兒炳初 粟運昌爲小女翼榮 訂婚啓事

茲承王正念、彭自强、粟國良、程士英諸先生介紹訂於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在長沙堂皇里老六號舉行訂婚特此敬告諸親友

新式蒸汽鍋爐引擎出售

適合裝釘淺水快輪

接洽處 本市修文街振大米廠

接業聲明

本市通泰街老門牌二十四號坐北朝南基地一塊前抵官街後抵周南女校右有私牆左抵陳姓前半公牆右抵朱姓公牆爲界四抵清楚以及墟餘門樓磚瓦木石等項概由胡仲華清莊立筆出賣與王潤仁堂價接爲業倘有互混不明及手續不清之處概歸出筆人理落不與受業人相干特此聲明

出業 胡仲華
受業 王存耕 啓

大房屋出租或出賣

前面臨街……四式建築……已另租……

[illegible]

黃義廉啓事

本人因避難遺失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十三班畢業証書湖南省幹訓團教育組第六屆結業証書各一件除呈請補發外聲明作廢

遺失作廢

茲遺失財政部湖南區貨物稅局第（一一）（一八）號証章兩枚除呈請補發外特此聲明作廢

湯一坤 黃容 同啓

遺失啓事

本人因本縣（華容）淪陷遺失私立自治女校第五十九班高初級師範科畢業証書兩紙除呈請原校補發外特此聲明作廢

張瑤珂 啓

湖南省政府公告

府民宇一字第二二五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illegible]

主席 王東原

湖南省政府啓事

查本府前准行政院水利委員會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三十三工字第四一七三號代電檢發水權狀三十本計自中湘字第一號至中湘字第六百號共六百張於抗戰期間應變時全部損失未列移交除函請補發外特此登報聲明作廢

中國農工銀行長沙分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利息優厚 手續簡便
匯兌迅速 取費低廉

行址：中正路
電話：八三號

和談已達決定階段
有關人士接觸頻繁
周恩來覆函已送馬帥

國軍向多倫推進
張家口已在四面包圍中
魯東共軍集結企圖蠢動

主席將定期親往故宮

徐州綏署所轄地區先後收復四十一縣

吳經熊談制憲
須根據五權憲法理論
採取民主國家的特長

社論
從重開談判說到召集國大

立法院通過修正兵役法

徐汴間列車被共軍炸毀

國立各校公費生副食費本月調整

剩餘物資售華
藍尼答參院詢問

夏令時間月底廢止

戰犯山口利春在平伏法

中共的機器銹了！
幹部只管拉胡琴打撲克
貪污腐化已經成了風氣

傅逆式說處死
偽京市長周學昌審訊中

故宮古物將運巴黎展覽

天南地北

美無意撤退駐華軍隊
旨在促成中國和平
華府發表聲明謂美軍一撤離中國普遍之混亂即將爆發

英國貿易訪問團定明日起程來華

饒伯森辭職返國
無任何政治意義

執法犯法

英國和會提出建議 國際共管多瑙河

由沿岸國家及各大國討論 美國表示贊許 蘇聯反對

（本報訊）柏林廣播：美官方宣稱：被美國扣留之南斯拉夫及捷克人之船隻，如美國與蘇聯佔領當局之間，能獲得一般（作上之協議，即將全部發還，并准許以後南斯拉夫與捷克船隻在河自由行駛，不予限制。

【本報訊】倫敦二十八日廣播：聯合國社會經濟理事會，昨日在紐約開會，討論多瑙河航行問題。……

汎亞洲會議宣佈 參加單位名單

該組織乃非官方派性質

緬甸獨立 可能實現

希王在返國途中 結束五年流亡生活

美艦隊一批 駛抵橫須賀

建立國際復興銀行 希望蘇聯參加

世界醫藥協會將設立

蘇聯調整駐外使節

長沙地方法院 舉辦巡迴公證

本市下月起 檢定度量衡

濱湖洲土視察團 下月六日出發

團員、視察路綫，經費預算等，均已決定。

解甲歸田

編餘軍官百餘人 願屯墾濱湖農田

普遍整理地籍

省府規定：各必要縣份，可自籌經費，呈准提前辦理。

團員名單

出發行程

本省今年下半年度總預算已核定

收入一百零二億四千餘萬元 支出一百七十九億四千餘萬

明年度總預算正審核中

公務員診療所 定下月初開診

軍管區限令各縣市 恢復國民兵組訓

所需幹部在軍官總隊考選

劉海樓

作談知行哲學

論中國哲學與西洋科學（三）

國學大師熊十力先生在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哲學研究部講詞

美國臘肉佔領長市 鮮豬肉被迫跌價

每斤最低價八百元

漲風不斷蔓延 百貨繼續上昇

棉花上漲 洋紗仍俏

復員站昨招待新聞界 報告士兵復員情形

第二批復員士兵日內可到達 截票附加二百元作爲慰勞金

省農改所發動 冬季治螟工作

沿途大道棚戶 限期遷移

拆移所受損失 政府酌予補償

違反飲食節約

昨日行情

△糧食 △金銀 △油鹽 △花紗 △百貨

武漢商情

趙議長今日晉京

將謁元首及宋院長 面呈重要書面報告

克强中學 在長招生竣事

星沙點滴



星期文藝

蔣牧良 主編 第十二期

訂婚（上）

蔣牧良

屋子裏靜得駭人，彼此都聽到對方的輕喘和心跳。床上的被子給翻得稀亂，但是還保存着他倆人的一些餘溫。雪白的湘繡枕頭，一齊二整的還在床頭那個實證的踯躅底下，一塊紅絲線鎖邊的翡翠色小手帕，又可憐地躺在枕頭旁邊；彷彿什麼都已經成了過去，什麼都是一種不可挽救的往事；而這條委棄着的小手帕，不過令人感喟，象徵了他們兩人未來的一些心情。

革華無力地從床上移到門邊的帆布籐椅上，他的手足攤軟，使眼睛瞄彷彿剛剛經過一場猛烈的球賽，下一得到休息時那種疲勞和舒適的感覺，使他忘記一切，覺得全生命都像浸在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裏。聽樣兒，準會叫人懷疑到他不知是否業已入睡。

惠雯在床沿上先理一理那些新燙過的長髮，然後才跑到寫字台旁邊的轉椅上。她把那滾圓的，帶着金鍊子的手肘撐着一疊殘紙，手掌撐起了上身的下個頭，一條腿伸得遠遠的，擱在打窗戶裏射進來的蜡黃黃的陽光裏，另一條，掩藏在寫字台底下，身子成了一個九十度的傾斜，使得腰部的曲線，欲顯出在她那件哈大呢旗袍底下的那兩個發達的乳房，與得像蠶繅。

她的眼光，原來是落在桌子上那部法文原本的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上的，也許是過於疲勞的原故吧，一溜到了左下冊的邊滑上，她可懶得去翻頁，接着又把眼線一開，向斜對面竪去，剛剛觸到了革華的臉上，就伸起手來指指說：

「哪！……你瞧！——這也不弄好，人來了可怪處意思的。……不會操！」

男的一睜眼，發覺了自己的釋鈕不會扭好，他便也斜着眼睛瞟瞟床上，又瞟着女的，跟着，彼此就會心地笑了一笑，對方的臉上，立刻烘起了一陣像朝霞樣的紅暈。假使他要沒有剛才的那種滿足和疲勞，他準會猛撲過去，同樣演出三年以前，然而恰恰現在，他卻一點也不想動彈。

在強烈的粉香和一種醉人的零味的微笑的刺激之下，革華覺得自己的高度的疲勞，似乎又因對方的婚姻繃緊而誠與，接着，他就把眼睛像着的眼珠子，向那惠雯上下打量，一點也不肯放鬆。他從她的小腳，一直瞄到那光光的條小腿；她的小腳，她的雙頰，她的淡圓而豐隆的鼻樑以及漆黑的辮子，無一不顯出了她的柔媚和可愛來。他覺得非常奇怪，爲什麼今天的惠雯，倒比平日更加嫵媚，更加醉人了些？因此就他記起了從前她在某某大學的時候，有人誇張地說她是「皇后」，或者直叫她「校花」的，這些討厭的名詞，現在看來，都有其實的存在的。

然而不知怎樣，革華猛然發從自己的腦子裏，有着另外一個意識闖了進來。

「怎麼，有着這樣一個女人，我會使你不滿足，今天倒要來跟她的？……今？！」

………」

是的，這是一幕滑稽劇——在人生的旅途上，再也沒人像他們扮演這種劇情的來得那切了。演着這場喜劇的兩位主人公，到底於苦惱，還於快樂？也許有人知道，但在他自己，卻一無所知。他們只一個感覺：就是這一幕劇，不能不演，而且這個劇本的寫成，不在今日，還在半年以前，他們並不是把它當作這樣寫的，昨天的晚上，他們不過是決定了今天再來一操練——這不過剛才那愛來時穿的那件新做的秋大衣和，合大呢旗袍，拿攏出了她的臉子與身段誠然得太誘人了，他不能不這張起圈的了一次實行「失貞之實」的話，這以後又來唱出打擂館裏冒了一提出來，彼此都很輕鬆地手，晌發出來開了，然而何在？他們都浸在一種十分困人的疲倦裏，不會出得門去。

革華扭轉身子，把眼睛瞅着院子中間的那兩棵黃楊木樹，於是他可輕輕地皺起了兩道眉毛，似乎在想着今天這一幕使人難於置信的劇，到底有演，他兩角，還是剛才演？接着，他們的臉紋才落起的兩溜鼻涕，到了，腦子也完全回到了十年前的那個時代裏去。在他們家裏的十年以前，他只有十三歲，惠雯比他大不到五個月，可是她已長成了那麼高，出落得小美人兒樣樣的，不像他那小樣矮小，小個子的難看，不禁使着一雙眼，指着那天拖着兩溜鼻涕和他的那些野孩子們上嬉鬧的。

這一年的多天，他們的家鄉正在流行着一種黑死病（註一），革華的父親一輩子的老友（他現在的岳翁）一家子都給死光了，單單留下了惠雯這樣一個孤女。

父親是一位屹過八股，赴過兩次鄉試的老先生，他認爲自己和別人叫了半輩子的假親家，倒是戲語，可得實證，於是便把惠雯扳了過來，好讓他們一同上學。

惠雯是一位成熟得很早的姑娘，他的聰明，她的漂亮，她的富有彈性的脂做和風擺，在他們的家子裏，早就成了一顆發光的珠子。一在到中學期間，她那高貴的高跟鞋底下，不知踩碎了多少同學們的心。流過了多少同學們的淚。她的崇高，她的美麗，現有她的後來的校花的寶座，那案西施的粹說，無一處不是用了同學們的狂魂堆砌而成的。

革華呢？他從小就是一個不大被人重視的孩子，高中畢業以前的兩條冰棍似的鼻涕，是拖在他嘴唇上，長的也老像一條滾圓的寸金糖。當惠雯每一次受盡了同學們的崇拜打館子裏，或是電影院裏出來的時候，一見到了這兩溜鼻涕，她可準會把臉子翻了過去，一把對發光的眼珠子，平直地射在前面，一溜走了過去。

惠雯自從來到他家起，一直到她準備上學的那一年，一天到晚都是快活的，臉子也老是不斷地微笑着；除了每個星期六的下午她和革華一道走回家去，星期日的下午，又打家裏向學校裏跑來。

當女的投考大學不會取錄的那個一月，惠雯的父親硬叫他們結婚了。這一年，也許就是革華的悲慘的命運的開始的一年了，她第一次嚐着了人生可痛的苦果，她明白自己是一個命運的犧牲者。

她一知道這件悲慘的事情快要到來的時候，就想得反抗，或者逃亡，然而這些都失了效了。於是她的微笑沒有了，她的發光的眼睛變成了剛顯無光的小煤球，一天到晚只指着一些升學指導之類的書籍去死啃。寫着筆記。還有是偷看兒的從做了的那些情書。

她不說話，也不出門，臉色變得冷酷而可怕，每天晚上老要讓革華在床上睡倒着的有了創歸，自己也弄得頭昏腦脹的時候，然後才爬上床去。接着就會聽得到他兩人的鼾聲，在一齊唱和着，而且一直要繼續到天亮，絕無例外。

他們的同居，延續到了這一年的秋季，可是惠雯依然要她家的娘姨——馬老婆子叫她做小姐。

「小姐就是小姐，又叫什麼奶匕的？」她這樣嚴厲地深責着她的說。

於是革華的苦難就愁了，堪怨着丈夫當年不曾請着算命先生去「合婚」，馬老婆子嘆着氣，說準是給大叫化作弄的，勸她的主母去找「和合水」（註二）。然而這些都是失敗的，直到惠雯過了大學的那一年，她的態度才又開始洒脫了。

革華的大學，一直等他獃在家裏獃了兩個秋天才考取。在這樣一些邁長的歲月中，有人說他變傻了，可也有人說他變好了，年高有德的老先生，如幾人聽聞地說他不是一個「克家」子。中學裏教他的老師們也認爲他的天才的發展，有些不正常。

他讀着一些學校裏所不讀的書籍，也在外面和一些毛頭小伙子鬼混。——幹什麼天曉。有時候他又不出門，老伏在家裏寫文章，再不然，就跑到外面去開什麼文藝晚會的，豈得他父親一天到晚在家裏跺腳，說這樣一匹不罷的野心，是他自己的命裏來的。——！

兩年以來，不知操過多少心！淘過多少氣，然而革華卻一點也不管，自己幹着自己的。不過掛在他嘴上的兩溜鼻涕，白色的濃鼻涕，這時候可沒有了。個兒長得高高的，又非常堅實，同時他那厚敦着茶褐色的多毛的有力的臂膀，突起了一塊塊的栗子肉。

革華在生理方面剛剛開始發育的時候，開始有了不同的發展，自己努力讀一些他認爲必讀的書，和理解的時候，他可遇着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或者是秋夜，他正在好好兒的讀着書；一個偶然的感觸，忽然覺得有種說不出來的壓力，給了他心靈上一種不可名狀的騷擾。然而這個刀究竟是什麼？他卻一點也說不出來。

他只朦朧地感到，自己的生活上還缺了一點什麼東西，這東西非常重要，在生活的範圍以內，是情調，是靈魂，是主宰，差不多還是一切促使他走向人生的大道上的契機——它是一切生命的源泉的活力。有了這東西，他可能在多方面得到滿足，得到快樂，得到人生的無可比擬的幸福。然而他，現在卻一點也沒有。他的生活是空虛的，無聊，而且沒有光彩。有時候他甚至還想夠這一種制止了他的前進的障礙，使他讀起書來枯燥而乏味。

一遇到了這樣的時期，革華便會非常苦惱起來。他把書本丟開上，跑到抽屜裏，想到街上和寨子外邊到處去胸跑。但是也不行，走着走着，他彷彿看到了惠雯的背影，就在前面。那種少女的氣息。不過他知道，惠雯是不會回到他跟前來的，她有她自己的世界，有着她那個不同的天地。

接着他就搔搔後腦，跳到河邊，或許去一站到一些柳陰底下去攪他的腦汁。他認爲值得這樣一種一年到頭不可多得的美好的天氣，惠雯是決不會死死地獃在課堂上的，不是五七個油頭粉臉的小伙子伴着她去向郊外旅行，便給打一些象牙似的白貨店走頭店裏走了出來，後面觀着個把穿西裝的男同學，由於她過去的那個荷李樂和鬆潔的化妝品及走頭之類的物質慾，再配合了她在高中一年級以後的衣飾看來，處處都證明了他頭撼想是不大太錯的，最後他可恨恨地搖頭的喊：

「別去想她！別去想她！……幹麼要去想這一種無聊的女人？擺着腦子讀書不是好多着麼？」

一種不安和一種奇怪的憎恨的感情衝擊着了他的心，他就用着那一雙吵着的眼睛，吸住着面的水流，全身立刻覺得有些發燙的。他幾次一個人在肚子裏起着誓——不要去記念惠雯，然而這個可恨的影子，和她本人可恰恰相反，一會兒闖進了他腦子裏，一會又現在前面，怎樣也揮不開。

爲了要打腦子裏把這個可恨的影子撇了出去，革華就去拚命地寫作，只有這樣的方法才是讀書，有時候又拚命地埋着一些艱澀的理論書籍，才是治他的心病的最好的藥劑，只有這樣才會減去了他的精神上的苦惱。

每當他讀書最起勁，寫作最起勁的時候，他就會忘記了一切，並且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不單止忘記了惠雯。而使偶爾在靈魂上，那張黑片上，他都一個也不非常聽到她的腳步，那些小伙子，卻不過是一個徹底的是無聊的可笑，都使他想來要嘔嘔，他們的無聊，無珠美。

一到這樣的時候，他使會很自然而然地覺得自己高大起來，認爲他父親硬叫他和惠雯結婚，漂亮起來，不過是一種侮辱——一種不認識自己的兒子，弄成了不可解的錯誤和侮辱。接着他又想到他的父親說他也不過和其他的人一樣，對於世界的認識和理解，一點沒有區別。

他從中學畢業到大學，他在家裏讀了兩千餘年以上的書，也不知給了他多少幫助，尤其是那些理論，一使他認識世界文學名著不過是人生，分析社會，使他認識了一個相當清晰的輪廓。他一下子覺得健全的地方，所以在漸漸兒的健全了，然而奇怪的是許多人都說，他的這種進步，可也有着這種同樣的感覺。

革華自從開始讀着這些書籍起，他可把自己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了書本上面去，一切的牛活也漸不以爲然。屋子裏一個一到他動筆寫字台上也給我〔illegible〕

去寫文章的時候，不過隨手扔開了一個很小的角，抽稿紙也擱不下去，他便開始了，頭髮鬍子，老共蓄得像囚人樣的。

馬老婆子每一次看到她的小主人把頭髮鬍子蓄得多長，衣服也幾天不換一換的時候，便會梆着她那一對擺蹄子樣的小腳，走到他的寫字台旁邊，細聲細氣地說：

「大少爺，等給你去叫剃頭師來吧！……幹麼幾天丟了他兒，養得帶的？讀這些個書，寫這些個字，連找剃頭師的工夫也沒有了——少爺！」

「幹麼你會想到這些事情來的？」他笑了起來。

「爲什麼不想呀？說不是少奶匕……哦，不是！——小姐！又不是！……真的我也太老糊塗了！……少奶匕！……說不是少奶奶這幾天又會回家要錢，瞧料子了哩，她一鑽到了家的樣子，又得很臉的，真的，你也太那個了，幹麼不去找剃頭師？」

「多嘴！」

馬老婆子可想不到他忽然生起氣來。掛着臉地離開了寫字台旁邊。

「這又叫做什麼多嘴的？年紀輕輕的人，誰不變了一個好？……只有我們大少爺呢：……真奇怪哈哈哈！」

他一面說，一面一扭一扭的走了出去，一直到她走進了屋角的那個暗暗的房子裏——他的臥房，還隱隱得到那個不了。

隨便，爲了他的這個脾氣，老婆子不知說過多少次，革華的父親也常常不管他，因此大家都有點兒怕他，就是他自己的也不在意，那些老鄉們可住的寨子裏的話，常說：革華這孩子怎麼不對勁，又有些洋書，不說人話都作白話，有些文章又攻擊着自己的人，利息他自己又故意要這樣，扮成了個手頭蛋，不修飾，無怪乎他一塵不染的流氓形，的女人想離婚。

地方上的人，對於革華的事法，寨子裏的那些老年人，常常以此引起了爭論，〔illegible〕

> **啓**
>
> 李晉先生的「生活之頁」，再停一期。
>
> ——編輯室